

應天府志卷二十五

宦蹟傳二

南北朝江秉之字玄叔考城人也宋主義符即位出
爲求世令以善政著名徵建康令爲治嚴察京邑

肅然

顧憲之字士思吳人也宋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
盜牛者被主認盜者亦稱已牛前後令莫能決憲
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爲多言乃令解牛任其
之牛逕還本主宅盜者始伏辜發姦摘伏多如此

類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疆力爲政甚得民和故時飲酒者得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言清且美焉劉玄明齊時爲建康令清儉絕人日惟食蔬素性不喜飲酒嘗曰大禹聖人猶絕旨酒况吾人乎吏政爲天下第一

王沉齊秣陵令清廉戒慎身居榮祿而家處貧乏何遠字義方剡縣人也梁武初平建康以遠爲令性清介秋毫無所受妻子饑寒如下貧者民祠祀

之

樂法才字元備滄陽人幼有美名遊建康造沈約約見而稱之梁天監中爲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

褚球字仲寶陽翟人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仕齊爲溧陽令在縣清白公俸之外一無所資梁天監中復令建康強直不畏權要吏民稱之

江革字休映考城人也幼而聰敏有才思梁天監

中建安王偉尹丹陽以革爲記室除建康正頻遷
秣陵建康令爲治明肅豪彊憚之

劉沼魏昌人梁時爲秣陵令博學有善政民皆思
之

孔奐字休文山陰人也梁元帝承聖間補揚州治
中從事史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
者奐博物彊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
表書翰皆出其手齊軍至後湖又四方擁隔糧運
不繼三軍取給唯在建康乃除奐爲貞威將軍建

康令時累歲兵荒戶口流散勅敵忽至徵求無所
陳霸先尅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
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食訖因而決戰遂大破
敵後累宰大郡皆以清惠著稱

司馬申字季和溫縣人梁邵陵王綸尹丹陽以爲
主簿屬太清之難父母俱沒遂終身蔬食陳大建
九年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巢于縣
庭

蕭引字升休蘭陵人也陳後主時建康多盜乃以

引爲令民懷附之殿內朋主吳璉及宦官李善度
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切不許引族子密時爲
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少
爲身計引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爲李蔡改行
就令不平不過解職耳竟爲璉等坐免

唐卜吉嘗爲上元令安和不擾公餘之暇輒閉戶讀
書而政事亦辦在職數年民懷思之

宋李闢之紹興三十二年知上元開明強敏才任有
餘首言金陵鍾山慈仁三鄉實隣大江田疇化爲

水面乞除虛掛二稅從之時虜南侵帝勞軍江壩
百司庶府所須轉輸餼廩之屬無一不備以辦理
聞特蒙召見且奏章剴切深中時病

曹之格知上元留心政術奸蠹纖毫必察有吏爲
市庾欺租賦類一切以法從事豪猾斂跡昧且即
起坐廳事校治簿書有訟者立與剖斷獄無繫囚
境內頌其平

鍾蜚英開慶間知上元創建學宇均民賦稅馬光
祖姚希得皆重之景定二年惟政鄉麥秀兩岐蜚

英上其瑞理宗勅獎之

葛邨字楚輔丹陽人以蔭授上元丞會金人犯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邨不擾而辦後知建康府大明陳奩字聚奎慈谿人永樂中知扶溝有善政擢督府都事以赤縣煩劇須幹理吏乃改上元奩被知遇益奮勵朞月縣中大治有婦與外遇而殺其夫者將殯矣奩於喪所擒婦詰問得實誅之人以爲神後改刑部主事

仁宗監國時素聞奩能及即位奩入奏事迎謂曰此上元陳知縣乎其受知若此

姜德政江山人明達曉吏事景泰中知上元撫循惇獨勸課農桑諸所不便於民者皆爲釐革有古良吏風又以農隙修縣治重建明道祠人不知後王定安大興人成化中知上元平易爲理人思之程儼字文純南城人嘉靖間知上元廉幹有治材時供億頗繁公私困弊儼加意節省損浮費十之五六屢決疑獄毀淫祠爲社學自縣治達向容塗中雨輒沒脛行者病焉儼以贖金修治之其善政

爲諸邑最

宋程顥字伯淳河南人舉進士授鄆縣主簿嘉祐間調上元嘗攝縣事於坐處書視民如傷且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無所不濟以故治多善政茅山池有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中途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使人不惑見持竿粘雀者命即折其竿鄉民遂不敢蓄飛鳥邑田近美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顥畫法不擾而稅大均且塞隄以從民便每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無暇及治務顥處之有方不閱月訟爲之簡水運經邑境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歲率數百人至者輒死顥察其由蓋計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預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即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仁宗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府群官將釋服顥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

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顥曰公自除之某非
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

宋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慶曆三年知江寧縣時
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無藝每發歛高下出吏
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
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
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
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至領其民拜庭下以謝凡
民有忿爭頌喻以鄉黨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

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途思
其言而止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紘於部吏少許可
及觀頌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調南京留守推官
葉義問字審言壽昌人紹興中知江寧時秦檜爲
相檀威福所親有被役者同官欲縱之義問曰釋
是則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遷通判江州

王鏜番陽人景定初知江寧縣舊無學鏜甫下車
慨然以興學爲任適朝命置學官鏜曰有師無學
非所以稱上旨即建學于縣廨北又置田若干畝

以備廩餼焉

元王蒙保定人天德間知江寧修築堤圩以政績聞秩滿遷建德路推官

大明張士彬山陽人洪武間知江寧有政績擢監察御史

王愷字時舉蒲圻人靖難兵至應天求堪治劇者廷臣咸舉愷授江寧知縣時初定之後庶務旁午愷有精力而勤敏果斷處之裕如由是政績著聞命巡緝畿甸一日

上問錢穀出納愷對纖悉不遺後擢左春坊中允胡謐會稽人天順間知江寧廉明有威斷事至剖決如流邑中稱平以經術自任政事之暇諸生執經問業者日常數人擢督學副使

宋劉宰字平國金壇人紹熙初為江寧尉時民俗惑于巫覡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奸無所容改業為良民歲旱賑荒多所全活去官篋中惟詩囊而已調真州司法累遷直顯謨閣

晉劉超字世瑜臨沂人以忠謹清慎為元帝所拔恒

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中興補句容
令推誠於物百姓懷之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
詰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特別付之使各自
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
入有踰常年蘇峻亂死節

南北朝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宋時為句容令清慎
彊記縣人號為神明後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
身儉素牀施蘧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
帳而夜卧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卒官時年九十

二

唐吳植鄧州人文本孫也嘗為句容令明達善斷尤
悉民情偽纖毫必察黜陟使源乾曜薦于朝

宋趙時侃令壇人慶元四年為句容令初縣增科和
買六為民害時侃白郡守吳璠府帑歲出萬三千
緡為之代輸又修學宮取沒官田以養士邑人祀
於學宮

元趙靖至大中為句容縣尹首建學校縣額歲辦紅
花若干額非土所有民頗苦之靖為請于上官獲

免有謝潤者尹是縣亦以政績著聞

程恭泰定二年尹句容以撫字為政諸所不便於民者亟除去治後有廢址乃植桑萬株民趨效之有古良吏風

大明劉義諸城人明察曉吏事景泰間丞句容以政績優異遙知縣凡民間奸滑豪斷皆知其主名有犯即捕治之里中肅然又俗以奢侈相高尚婚喪多踰制者乃嚴為約禁人多化之

徐廣曹州人成化間知句容抑強扶弱作養士類有聲畿輔間

徐九思字子慎貴溪人嘉靖中知句容性清介耻逐流俗凡供億務從簡約事當輿革毅然必行九年不懈民甚便之擢主事

唐楊於陵字達夫陝西人漢太尉震之裔孫也擢進士調句容主簿器局峻整居官清介絕俗未嘗從人俛仰時韓滉節度浙西性嚴急惟見於陵歡然乃以其子妻之

大明鄺子輔柳宜章人永樂十八年為句容儒學教

論方嚴端肅以儀軌自居稱師道者首子輔焉
漢潘乾字元卓陳國長平人楚太傅崇之末緒也光
和中爲溧陽長有惠政崇禮興教校官碑稱其履
孤竹之廉蹈公儀之潔布政優優令儀令色矜孤
頤老表孝貞節推泮宮之教反決拾之禮顧漢至
今千餘年碑多剝闕不可讀尚家藏而人誦之焉
隋達奚明大業初爲溧陽令盡心民事嘗䟽鑿涇瀆
以備旱潦

唐柳均字正平河東人嘗令溧陽訪求民瘼惠政周

洽有古良吏風

陸偁吳郡人大曆中爲溧陽令有政聲

宋羅彥輔字經世當塗人嘉祐進士補溧陽令值歲
侵道殍相藉亟請發長平粟賑之且勸富家分穀
全活者甚衆部使者將上其事彥輔曰救災令職
也何以賞爲終知睦州事

章元任字萃民宣城人紹聖進士爲溧陽令時水
潦爲災民流離轉徙迄無寧居元任發官粟并諭
大姓出穀作糜以飼饑民全活者甚衆官至朝奉

大夫

鄭驥字潛翁玉山人元符中知溧陽縣歲饑民轉徙他郡漕司按籍徵稅驥曰稅出於民民亡稅何從出今不捐逋賦民亡愈多使者不能屈時又議鑿河渠自建康導太湖水入江壞民田廬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役費萬計時遣官視可否驥力言其害議遂止遷通判尚嵐軍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進士爲溧陽令先是吏與民不相浹每夏秋二稅督責甚嚴而逋負者歲積衡至專以德化視民若家人民大悅服輸稅時先期與民約榜之縣門民謹趨之稅額皆辦有訟者隨輕重論遣之囚無重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堧人相驚曰寇深入矣他郡守多送其孥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時江淮間賊盜蜂起而縣境晏如轉運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

陸子適山陰人嘉定十二年令溧陽溧陽俗故武健而信淫祠巫覡有白雲宗者以妖術誘致良民轉相憑結子適至迺興學校習禮讓擇民之秀者

教之而使勸化其愚謂諸巫曰是不兩立有戎無
若輩乃誅鋤其魁者一人白雲宗所據民業悉
歸其主由是縣境肅然習俗頓革迺以農暇治溝
瀆新公署郵傳橋路皆井然可觀溧陽賢令至今
言子適

大明盧何生字允迪南豐人洪武間知溧陽縣以洗
冤澤物自任治事暮月刑政爲清有刺事官校過
縣挾勢索賄賂何生密以聞

上立誅之由是賢何生縣積逋稅萬計民貧無從出
何生諭富家貸輸又令籍荒田墾爲已業逋皆完
在邑四年有不悅者屢言其短
上不聽益勞勉之

鄔琦新昌人宣德間初爲溧陽丞能修其職尤鋤
抑强使不得暴良善有訟者即命持牒與仇家
俱來願解者聽胥隸不得至里門民大懷服會職
滿當去民詣闕借留一年陞知縣後卒於官百
姓立祠祀之

符觀新喻人弘治間知溧陽留心政術勸課農桑

輕徭薄斂民至今思之

沈鍊字子剛會稽人嘉靖間知溧陽性嚴明疾惡至甚有犯立捕治不少貸民間惴惴會奸猾畏罪造飛語中傷之尋調去後爲錦衣經歷論分宜父子見殺隆慶初優恤贈大理少卿

宋劉穎字公實西安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調溧陽主簿時張浚留守建康金師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穎白浚師旅之後宜先撫字當盡蠲逋賦浚喜即奏免因遣其子棊與游累遷刑部侍郎寶謨閣

直學士

唐岑仲林亦文本孫爲溧水令以政績著聞

竇叔向以左拾遺爲溧水令政績爲諸邑冠

白季康大原人嘗令溧水以誠信化人不尚威嚴而性清介不取邑人至今思之

宋周邠字開祖元豐四年知溧水縣事稅賦外秋毫無擾于民有張革者亦以清介稱

大明高謙甫平陽人洪武初知溧水以廉能稱

燕壽咸寧人成化間知溧水政平訟理吏不能欺

羅信固始人景泰初知江浦縣誠實不欺民事至縣庭者皆為期約遣之不施鞭朴久之民大信服政是以和縣治圯壞信更新之歷任數載始終如一時稱良吏云

勞誠德化人景泰間知江浦以興學育才為先獎勵後進惟恐弗及一時士風彬彬然任六載擢湖州知府

彭烈廬陵人天順間任御史以言事謫知江浦廉介有守雖居謫宦而曉暢吏術不以案牘為勞人

以是多之

周臣尚楚人世食采於棠楚平王時為其邑大夫人稱曰棠君父者為太子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平王使建居城父守邊無忌又日夜讒建于王王考問其傅伍奢遂囚之無忌又曰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

胥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於
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尚謂胥曰聞父免
而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
其行也我其歸死尚遂歸楚人殺奢及尚

漢鍾離意字子阿山陰人舉孝廉遷堂邑令爲政愛
利輕刑慎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
出俸錢帥人作屋人齋茅竹或持材木爭起趨作
決日而成功作既畢爲解土祝曰興功役者令百
姓無事如有禍崇令自當之人多殷富縣人防廣
爲父報讐繫獄母死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
歸家使得殯歛承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
下遂遣之廣歛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竟得
以減死論顯宗即位徵爲尚書

晉范廣字仲將順陽人舉孝廉元帝承制以爲堂邑
令邑丞劉榮坐事當死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斲
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爲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
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振饑人至
數千斛遠近流寓歸之戶口十倍卒於官

南北朝劉懷慰字彥泰平原人也齊高帝欲置齊郡於京邑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懷慰爲齊郡太守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湖漑溉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者惠吏論以達其意高帝聞之手勅褒賞進督秦沛二部後卒明帝嘗謂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

宋薛季卿知六合縣事縣瀕大江民多逐魚鹽之利不勝則相聚爲盜鄉閭患之季卿嚴捕賞之格前後盡獲其徒終季卿之世無敢爲盜者官至兵部侍郎

朱定國字興世廬江人進士神宗朝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六合時王安石方興水利有建議開馬昌河通滁州者提舉官不敢異定國力言其不可監司希安石意以定國沮撓屢移他局以困之卒不能變因請管庫奏留不行

大明陸梅中江人洪武五年知六合縣時天下初定

邑民方復業梅綏誥遠邇甚得其心乃建學校關射圃祀壇公宇次第修舉人至今思之

歐陽德基龍陽人亦以洪武間知六合有愷悌之政後卒于官

茅宰字治卿山陰人嘉靖九年任六合知縣凡臺諫闕員多選縣令有幹局者以故進士治邑類皆嚴辦取聲名宰獨務寬大汰去浮費休養民力民以益親比去立祠祀之

熊吉臨川人弘治十六年知高淳興利革弊崇學校勤撫字民德之

于鳳新淦人弘治間任高淳教諭時縣治初建未遑絃誦鳳至乃制祭器考禮容朔旦會諸生講習威儀甚整故淳言興學者以鳳爲首聞母喪即徒步而歸士論重焉

論曰夫爲郡縣者顧不難哉民情非素習也土俗之便安非所素知也一旦來吏於此上下之情不能相通加以簿書之業委文法之拘閱奸吏舞文而美法日窺伺於旁苟非明察有威斷而行之以

忠恕者何以稱斯任哉夫業已受專城之寄而與民泛泛然若適相值者去之日卒無可稱述茲非天子惠養元元置吏之意也儒先之言曰苟存心於及物雖一命之士必有所濟又曰廉生公公生明慎斯術而行之稱循良矣

應天府志卷二十五終

應天府志卷二十六

人物傳一

鍾山表鎮淮海之湄孕秀毓靈廼生賢哲乘時奮庸異術同功煌煌簡冊範我後人作人物傳

漢張磐字子石丹陽人也以清白稱度尚爲荊州刺史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已責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特磐刺交趾徵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吏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磐備位方

伯爲國爪牙而爲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
法有是非譬實不辜赦無所除如恣以苟免求受
侵辱之耻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面
對曲直足明真僞尚不徵者譬埋骨牢檻終不虛
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
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譬後爲廬江太守

晉紀瞻字思遠秣陵人也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
歷陽郡察孝廉不行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
瞻詞旨通敏文義燦然機深加歎賞永康初州又

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閣祭酒其年除鄆陵公國相
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
顧榮等共誅陳斂拜尚書郎與榮同赴洛在塗共
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矇昧未分
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
身然後廓然既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
萬物始萌六合闔柘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
兩儀之謂以體爲稱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名陰

陽今若謂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像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之意也至徐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謂瞻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

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還揚州元帝爲安東將軍引爲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元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勒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暨令令已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元帝不許瞻曰二帝失御宗廟虛廢

陛下膺錄受圖特天所授而猶欲守匹夫之讓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已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元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元帝爲之改容及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元帝曰方欲與君善語

復云何崇讓讓邪瞻才兼文武忠亮雅正俄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元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不許就拜驃騎將軍止家爲府尋卒

薛兼字令長丹陽人也父瑩有名于吳吳平爲散騎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雋初入洛司空

張華見而竒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孝廉辟公府
除比陽相蒞任有能聲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
令司空東海王越引爲參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
侯元帝爲安東將軍以爲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
史甚勤王事以上佐祿優每日約損取周而已進
賢安陽鄉侯拜丹陽太守中興建轉尹領太子少
傅自綜至兼二世傅東宮談者美之明帝即位猶
申師傅之敬是歲卒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

張闓字敬緒丹陽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
孤有志操太常蔭兼進之於元帝言闓才幹貞固
當今之良器即引爲安東參軍甚加禮遇轉丞相
從事中郎以母憂去職既葬元帝薨起之闓固辭
疾篤優命敦逼遂起視事及元帝爲晉王拜給事
黃門侍郎領本郡大中正以佐翼勲賜爵丹陽縣
侯遷侍中元帝踐阼出補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
惠元帝詔闓勉勵其德綏齊所蒞動功督察便國
利人抑強扶弱使無雜濫闓遵而行之時所部四

縣並以旱失田闔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
頃歲豐稔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為之言曰張
闔與陂溉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為
善元帝感悟乃下詔曰丹陽侯闔昔以勞後部人
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
大本宜得其才今以闔為大司農闔陳黜免始爾
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元帝崩以闔
為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尚書蘇峻之後闔與
王導俱入宮侍衛峻使闔持節權督東軍王導潛
與闔謀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義軍陶侃等至
假闔征虜將軍與陶回共督丹陽義軍又與蔡謨
虞潭王舒等招集義兵以討峻峻平賜爵宜陽伯
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尋卒

南北朝陶季直秣陵人也祖愨祖宋廣州刺史父景
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愨祖甚愛異之愨祖嘗以
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季直時甫四歲獨
不取人問其故季直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
及諸孫是故不取愨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

人物母未病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淡於榮利起家桂陽王國侍郎北中郎鎮西行參軍並不起時人號曰聘君父憂服闋宋丹陽尹劉秉引爲後軍主簿領郡功曹出爲望蔡令頃以病免劉秉與素粲以肅道成權勢日盛將圖之秉素重季直欲與之定策季直以素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秉等敗齊初爲尚書比部郎時褚淵爲尚書令與季直素善委以府事淵卒尚書令王儉以淵有至行

欲謚爲文孝公季直請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儉爲淵立碑終始營護甚有吏節時人美之遷太尉記室參軍出爲東莞太守在郡號爲清和還除散騎侍郎領左衛司馬明帝作相誅鋤異已季直不能阿意明帝頗忌之乃出爲北海太守邊臧上佐素士罕爲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明帝既見便留之以爲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仍遷建安太守政尚清靜百姓便之還爲中書侍郎兼廷尉梁臺

建遷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
無爲務人間之事乃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家拜
太中大夫梁武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
千家時年七十五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
載及死家徒四壁立子孫無以殯歛聞者莫不傷
其志焉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也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
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
天觀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尺有奇神儀

明秀讀書萬餘卷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
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
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取決焉永平
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卿祖之
於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宋齊已來未有斯事朝
野榮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
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流歷名山尋訪仙
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盈桓不能已已時
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

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建武中宜都王鏗爲明
帝所害其夜弘景夢鏗告別因著夢記永元初更
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
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侍其旁特愛松風每聞其
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
好著述尚竒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
行風角星箕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鑿術本草著帝
代年歷又嘗造渾天象梁武帝入建康聞議禪代
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

既早與之遊及即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
相望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善辟穀導引之法
年逾八十而有壯容深慕張良之爲人簡文臨南
徐州欽其風素召與談論甚敬異之大通初獻二
刀於梁武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爲佳寶大同
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恒詔贈中
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

紀少瑜字幼瑒秣陵人本姓吳養于紀氏因而命
族早孤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爲人年十三能屬

文賦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
方有高名常夢陸倕以一束青縷管筆授之云我
餘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頓進年
十九遊大學博士東海鮑暉雅相欽悅時暉有疾
請少瑜代講少瑜既妙玄言善談吐辯捷如流爲
晉安國中尉侍宣城王讀當陽公爲郢州以爲功
曹叅軍轉記室坐事免梁大同七年爲東宮學士
邵陵王在郢啓求學士武帝以少瑜充善容貌工
草書吏部尚書到溉嘗曰此人有大才而無貴仕
將拔之會溉去職後除武陵王記室叅軍卒

唐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有詩名登貞元進士第爲
秘書郎改江寧丞賦性鯁直蹈義而行不擇利害
在邑亦有善政竟以不合貶龍標尉

宋陳承昭昇州人爲南唐高安令有政聲歷保義軍
節度使初太祖從周世宗南伐承昭爲都應援使
太祖遇于淮上擊敗之追至山陽北禽承昭以獻
周世宗釋之授右監門衛上將軍建隆初入朝以
承昭知水利督治惠民五丈二河以通漕運都人

利之二年河成承昭言其壩王仁表在南唐太祖
爲致書李景令遣歸四年春大發丁壯數萬以承
昭董修畿內河堤又令督諸軍鑿池於朱明門外
以習水戰從征太原承昭請壅汾水灌城城危甚
會班師功不克就乾德五年遷右龍武軍統軍卒
贈太子太師

陸昭符昇州人開寶中江南以昭符爲奏進使來
乞緩師後爲常州刺史有善政一日方視事忽雷
電繞廳事中官吏震恐昭符叱之雷電頓止及舉
索惟得大鐵索重數百斤人充駭之昭符神色自
若命收之庫以示後人

盧郢昇州人好學有才藝膂力過人善吹鐵笛江
南後主時試賦擢第一嘗代徐鉉爲文命筆於吏
口授而書之鉉以文進後主曰語勢似非卿作鉉
以實對郢由是知名後來歸累官南全守多著治
績

盧鑑字正臣昇州人授三班奉職監坊州酒稅以
右班殿直爲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李繼遷寇邊

與總管王榮敗走之又與鈐轄張崇貴擊賊焚其積聚擢閣門祗候爲本路兵馬都監復出蕩族帳獲羊牛萬計徙鳳翔秦隴階成等州提點賊盜公事尋爲都巡檢使徙利州都監李繼遷聲言石隕帳前有文曰天誠爾勿爲中國患鑑時爲承受入奏事真宗問之鑑曰此詐爲之以欺朝廷也宜益爲備至是繼遷陷靈武真宗思其言特遷右侍禁知儀州州有封勝關最險要繼遷欲襲取之聲言將由此大入謀者以告有詔徙老弱芻粟于內地

鑑曰此姦謀也且示虜弱搖民心臣不敢不諍不徙已而賊亦不至再遷供奉官知利州合歲饑以便宜發倉賑民秩滿民請留詔留一年後徙知丹州累遷恩州刺史爲環慶路鈐轄兼知環州改西上閣門使卒

周啓明字昭回昇州人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既召會東封泰山遂報罷於是歸第子百餘人不復有仕進意里人稱爲處士轉運使陳堯佐表其行義於朝賜粟帛仁宗即位除試助教就加廩給久

之特遷秘書郎改太常丞卒啓明篤學藏書數千
卷多手自傳寫而能口誦之

刁衍字元賓上元人初爲南唐秘書郎從李煜來
歸授太常太祝出知桐廬縣太平興國七年應詔
言事請禁淫刑帝悅之累遷殿中丞歷知婺光廬
湖州以純淡夷雅知名子湛澁涓孫繹約俱登進
士

秦羲字致堯江寧人世仕江左曾祖本岳州刺史
祖進遠寧國軍節度副使父承裕建州監軍使知
州事李煜之歸朝也承裕遣羲詣闕上符印太祖
悅其趨對詳謹補殿直令督廣濟漕船太平興國
中有南唐軍校馬光璉等亡命荆楚結徒爲盜羲
受詔縛光璉以獻太宗壯之改供奉官決獄于淮
南淳化中又督洛南採銅雷有終稱其有心計遣
監興國茶務會楊允恭改茶鹽法薦羲掌真州權
務尋提點淮南西路茶鹽得羨餘十餘萬遂與允
恭同爲江淮制置擢授閣門祗候兼制置礬稅咸
平初入奏真宗慰勞淮南權鹽二歲增錢八十三

萬餘貫改內殿崇班又兼制置荆湖路江南群盜
久爲民患義討捕皆盡四年領發運使稍遷東染
院副使明年廣州言澄海兵嘗捕賊希恩桀鷺軍
中不能制部送闕下時以遠方大鎮宜得材幹之
臣帝曰秦羲可當此任復授供備庫使充廣州鈐
轄歷東染院使知蘇州改崇儀使提舉在京諸司
庫務因對求典藩郡遷內園使知泉州天禧四年
代還道病卒羲知書爲詩喜賓客士大夫許其蘊
藉歷財貨之任凡十餘年精勤練習號爲稱職

李琮字獻甫江寧人第進士調寧國軍推官州庾
積穀滿敗轉運使移州散於民俾至秋償新者守
將行之琮曰穀不可食強與民責而償之將何以
堪持不下守乃止呂公著尹開封薦知陽武縣役
法物行琮處畫盡理近邑民相率搥登聞鼓願視
以爲則徽宗召對擢江東轉運判官築惠民圩四
十里奏陳塩法十六事行部按民田詭稱逃絕者
命以戶部判官使江浙賦入甲它部以爲轉運副
使徙梓州路會瀘南罷兵詔充梓路轉運副使琮

到官納歲費備邊事瀘帥王光祖軍校相挺爲
亂琮械繫告者付獄瀘人乃安璽書褒諭元祐初
以言者論左遷知吉州歷潞州州有謀亂者爲書
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姦甚亟琮置不
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召爲太府卿時游天
經議以礮水漬鐵爲銅可鑄錢琮上疏極言不當
以僞爲寶轉刑部侍郎陝西人張天經上書詆時
政琮議如律忤丞相章惇意出知杭州兼浙西兵
馬鈐轄又遷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上柱國隴

西郡開國侯卒子回字少愚登第試中書舍人兼
校證補完御前文籍封開國男校證書成知東平
府兼安撫使襲賊楊進等斬之轉太子詹事侍講
遷御史中丞金人進兵河上除延康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兼大河守禦使還知福州奉使元帥府奉
璽符冊書勸進高宗即位除端明殿學士同知三
省樞密院事尋叅知政事出爲江南西路安撫大
使知洪州

張頡字仲舉昇州人第進士調江陵推官歲饑遣

使安撫頡條獻十事活數萬人知益陽縣接梅
山溪洞多蠻獠出沒頡按禁地約束召徭人耕墾
上其事不報累遷開封府判提點江西刑獄廣東
轉運使熙寧中章惇取南江地建沅懿等州克梅
山與楊光潛爲敵頡言南江殺戮過甚無辜者十
八九浮尸蔽江民不食魚者數月惇疾其說欲分
功啖之乃言頡昔令益陽首建梅山之議今日成
功權輿於頡詔賜絹三百匹尋擢江淮制置發運
副使改知荆南復徙廣西轉運使時建廣原高順

州將城之頡謂無益朝廷從其議坐事罷歸未幾
進直龍圖閣知桂州入覲首言鄉者論順州不
可守信然時有獻言者謂海南黎人陳被蓋五洞
首領異時盛強且爲中國患今請出兵效力宜有
以撫納之命頡處其事頡使一介往呼之出補以
牙校喜而去詔問何賞之薄對曰荒徼蠻蜚無他
覲得是足矣尋罷兵海外訖無事久之劾罷尋知
均州哲宗立遷故職召爲戶部侍郎頡所歷以嚴
致理踰年以寶文閣待制出爲河北都轉運使知

瀛州湖北溪徭畔復徙知荆南暴卒

王綸字德言建康人幼穎悟十歲能屬文登紹興第授崑山主簿歷鎮江婺州臨安教授權國子正特初建太學憑史省記吏緣爲姦綸釐正其弊遷敕令所刪定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權兵部郎官言孔門弟子與後世諸儒有功斯文者皆得從祀先聖興庠序修禮樂宜以其式頒諸郡縣二十四年以御史中丞魏師遜薦爲監察御史與秦檜論事忤其意師遜遂論罷之踰年知興國軍檜死

召爲起居兼崇政殿說書尋兼權禮部侍郎二十六年試中書舍人高宗躬親政事收攬威柄召諸賢于散地詔命填委多綸所草論奏守臣裕民事乞毋拘五條從之兼侍講高宗喜讀春秋左氏傳綸進講輒合嘗同講官薦興化軍鄭樵學行召對命官且給筆札錄其所著史兼直學士院遷工部侍郎仍兼直院二十八年除同知樞密院事金將渝盟邊報沓至宰相沈該未敢以聞綸率叅知政事陳康伯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共白其事乞俸

禦已而綸病肺暍告請祠遣御鑿診視二十九年
朝論欲遣大臣爲使窺敵且堅盟好綸請行乃以
爲稱謝使曹勛副之至金館禮甚隆一日急召使
人虜主御使殿惟一執政在焉連發數問綸條對
虜主不能屈九月還朝入見言鄰國恭順和好皆
陛下盛德所致然金已謀犯汀特以善意給綸爾
綸舊疾作力丐外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高宗
解所御犀帶賜之明年知建康府兼行官留守敵
犯境綸每以守禦利害驛聞多從之三十一年八

月卒贈左光祿大夫謚章敏

大明王興宗上元人洪武七年知府懷慶移蘇州器
量宏廓吏卒有過諭之使愧赧既改又獎勸之人
皆感德不敢犯法

楊勉江寧人風姿俊偉永樂初登進士改庶吉士
授刑部主事有政聲累遷刑部侍郎

丁璿上元人永樂初登進士改庶吉士擢工部主
事謫居潞河以修行聞起爲御史累官至都御史
劉璉江寧人永樂十年登進士拜御史進山東布

政司參議督理邊儲茂著能聲官至戶部侍郎
張益字士謙江寧人永樂進士選庶吉士授中書
舍人轉大理評事正統戊午改修撰授內使書已
已進侍讀學士知制誥益與夏景同年景見益所
撰石渠賦遂絕筆不作文益見景寫竹妙絕亦不
復寫竹是歲七月也先入寇

上命益扈從死于土木之難贈學士謚文僖

王麟上元人宣德己酉鄉貢授儀真教諭轉國子
監正擢四川按察督學僉事隨改山東天順初進

階奉議大夫致仕杜門不出卒年八十有三

金潤字伯玉上元人年十二能賦詩正統間鄉貢
授兵部司務才敏有識有言赤斤蒙古所產可資
戍器欲取之潤曰豈可使狄人知此遂寢已已尾
刺入寇

上欲親征潤白于尚書鄭埜曰細事未可重煩

車駕又請于王翱胡濙力上疏不報值變後爲少保
于謙所重每諮議虜終遁去京師晏然擢南安知
府政暇彈琴寫畫賦詩以子貴乞休家居手製床

凡十事號洞天十友風神如仙壽九十賦詩一章而逝

金紳潤之子景泰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時同張寧上章疏每有獻替極受寵遇數賜果餌進都給事中南京大理少卿刑部右侍郎性狷介嚴毅門無雜賓鄉里富室無一識者成化間江西大旱

命巡視以便宜行事休力罷征裁冗減獄境賴以寧年四十有九卒于官子麒壽文學孝友舉進士未仕而卒

盧雍字廷佐江寧人天順丁丑進士自武庫主事累官湖廣左布政使皆有政績居父喪廬于墓側三年有產芝之異 詔以孝旌其門

龍夔江寧人戶部員外郎初有一道官附權貴乞免家徭後夔執不可青徐大饑往賑有法以老致仕子雨龍泉教諭善詩卒年九十鄉里甚重之

沈鍾字仲律上元人天順庚辰進士歸省父病侍踰年卒居廬三年未嘗言笑授南京禮部主事侍

卽章綸嘗入賀欲委之同列鍾曰臣子事可與人較乎章揖謝尋拜按察僉事進副使督學爲諸生改五經文後子爲楚府儀賓遂乞致仕日賦詩平生萬首文字之外世事無所聞

李旻字景陽江寧人景泰丙子鄉貢拜監察御史擢雲南按察僉事尚氣節名檢居官猶寒士家無餘貲亦鄉里所重者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讓進士及第奉

命使朝鮮通曉外夷事引經辨問夷人聳服後官至

南京禮部尚書嘗祀北岳夫人姚夢緋袍紳入室生岳因以爲名環偉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爲文敏捷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爲編修考校纂綴精詳安雅進講

上前數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

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留心世務經史之餘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無不諳曉歷官執政每大廷集議慷慨持正論一時義文古典軍國重計多所擬定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春容鬯達考古

道今會文切理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
飛略不經意成化二十三年茂陵升祫詔禮
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岳侍郎疏言國朝
九廟已備今

憲宗祔廟議者咸謂德懿僖仁四廟以
次當祧至

太祖爲百世不遷之祖是知尊太祖而不知
太祖之尊其祖也昔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國家自

祫以上莫推其世則

德祖比周之后稷不可祧明甚

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祧

太祖文皇爲周文武百世不遷禮也

憲宗升祫當祧

懿祖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之所如古夾
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主合享應古祫祭之制又
有言

孝穆太后當祫廟者下廷議岳言周姜嫄爲帝嚳次

妃后稷之毋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證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 奉先殿儀奏

上 詔可時釐正京師諸淫祠剔諸冗費議皆出岳手耿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岳稱善不啻已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又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岳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于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自唐之註疏

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况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尚書共疏寅畏天戒七事未幾復陳八事守嶺南內臣韋春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裕爲尚書內臣韋泰傳

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僞

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
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羣聽馬文升言成化間累度僧
道非便下禮部議岳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二千
有奇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二年二十二萬
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國版日耗異端日繁愚耗民
財坐侵民食宜立嚴科痛加條革如文升議便九
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南京兵
部叅贊機務秉正達變不激不隨百廢頓舉十一
年清寧宮災條上修省勤聖學開言路止齋醮省
供應節親藩懲欺蔽卹困窮核名實疏淹滯擇將
領節差遣慎功賞停工役斥奸貪進忠直恤刑獄
等二十八事十三年召入吏部爲尚書釐正品類
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昌言干謁消沮或勸母
別白賢不肖太過且召怨輒撓沮不得盡行其志
岳曰冢宰職固如是才學識量優於經濟狀貌魁
梧又是稱其志於諸卿中推遜文升至論國事
亦不肯相狗先是弘治六年文升言五嶽之名宜
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乞改北嶽下禮官

議岳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

上從禮官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岳議良是文升又嘗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錢價金宜稍增以足國用下廷議岳曰東南民力已竭又復重之且生變誰任其咎事得止十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毅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

並謚文自岳父子始文集並傳自王忠文後再見云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邊事狀略云論事者貴審理勢酌古今凡肆夸大耻雷同皆非爲

國忠謀者也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亂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逸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

路皆其騷掠之虞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既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厯廟慮遣將徂征柰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折土僭爵優游朝行輦帛輿金支牒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

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虜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又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緩邊也去

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
喻此無陞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
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并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
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
軼况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吭兵家與策精
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彼未
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
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
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

役仰關而西徒卒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
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米倍
值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
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
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
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
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
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
賈費倍徙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充

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徂之志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剋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在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彌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果分憂盡心効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冒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

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路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蕩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僥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

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徃來遷徙羅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剝尖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朶顏之徒乘勝而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圍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

首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寸皆受之於天於

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
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
師震驚賊愈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拯此實寡謀
故爾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
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
以書生典兵謂詢謀爲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
斷爲無傷執己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
向之圖復西戎既爲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

之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啓釁而示怯遠居
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徃其他可
知徒使下弛兵機上隳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
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
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
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
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
民壯去客兵以彌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
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

紆民力其論邊漕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海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潼關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

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徐完字用美江寧人成化丙戌進士拜監察御史

時抗論臺臣有聲擢江西按察僉事即休致家居
雅素論議猶侃侃賓友過從雖劇飲未嘗狎也

丁鏞字鳳儀上元人成化己丑進士任南京刑部
主事至郎中出守興化嘗斷疑獄人以爲神未久
致仕性嗜文學耽詩尤愛佳山水多宿山寺蓋清
逸之士也

吳文度字憲之江寧人少與兄文威茹苦力學登
成化壬辰進士任龍泉知縣拜御史出守汀州轉
叅政布政至副都御史進南京右都御史以南京
戶部尚書致仕居弟不增齒不治產曰吾親起儒
官貧素今亦足矣待諸姪無異已出與故舊處猶
布衣居官常求情于法中

張琮字廷憲江寧人文僖蓋之從孫弘治庚戌進
士爲禮部儀制郎中晉藩有奪王封者時劉瑾受
賂琮執不可瑾曰一郎中力能勝尚書耶出爲陝
西叅議奪者即如請後謫琮爲濟寧知州改監察
御史巡按甘肅時安化餘亂未息琮恤無辜而治
有罪邊氓以安瑾誅權按察副使累官至南京都

察院右都御史門可設雀羅乞致仕歲繼夫廩卒

賜塋祭

邵清字士廉江寧人清幼有至性母卒時纔三歲置於別室清號泣欲往視聞者異之長端潔好學私治壬子舉於鄉授江西德化教諭教諸生必以孝弟節義爲言東修問饋之儀無敢及門者乙卯秋山東巡按聘典試事志在甄拔才俊高下咸自主斷巡按者素重清名不易也事竣即就道有謁費者拒不受藩臬文章薦之考上上選授監察御

史教職擢臺臣自清始也委督抽分其豪猾射利隱沒者皆置於法正德初

皇親張延齡恃恩奏人負券若干緡有

旨與追清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可爲人索私債耶其持正不避權要若此奉

敕理塩法兼管河道俱有勞績逆瑾始擅政索清賄不入矯旨遣官校捕至榜數十罷歸家居閉門灌畦圃瑾怒猶未釋仍罰米三百石交親爲代償乃得足瑾伏誅廷臣追訟其冤嘉靖壬午復御史陞

雲南按察僉事己丑改廣西左江兵備所居皆膏
脂不以一毫自潤行橐罄然辛卯齋進

表文事竣曰可以已矣乞休疏兩上得允乃杜門謝
賓客宗伯霍韜雅重清以所毀淫祠田餽清清不
受及疾作語其子曰爲己謹獨甚難又曰兢兢業
業過此生務要保全無過至瞑目心始落耳數日
而卒

李熙字師文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任將樂知縣
拜南京監察御史事多執法鄉里有不悅者熙曰
朝廷與鄉里孰重耶逆瑾擅政以言事械繫于京
被重刑落職歸又以劾二府倉吏瑾復行南京廷
杖三十幾死南京禁衛久不刑爲熙選卒習杖數
日熙在府獄人爲之憂恐熙作外舅壽頌數百言
人見之歎服不已嘉靖初詔起爲饒州知府轉
浙江按察副使卒于官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進士廣平知縣南京吏部驗
封司主事稽勲郎中開封知府謫全州知州起知
台州府浙江布政司左叅政嘉靖改元陞山西按

察使病免起江西按察使陞浙江右布政使轉左
壬辰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陞刑部右侍郎尋改
吏部會 顯陵肇工改工部左領山陵事進尚書
改南京刑部璘融朗濶達精於吏理能激昂任事
其爲開封鎮守中官泰堂乃逆瑾黨字奪自恣璘
摧抑捍蔽每折其萌芽不令得肆瑾誅康罷去而
錢盜用事王宏者充諄謾慄疾繼康出鎮氣焰瞽
人一時有司或屈節自容璘故不爲禮有所徵需
一不營積忤宏矯 詔遷錦衣獄吏問狀璘據理

執誼抗言條對盜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
乃文致他比以竟其獄獄成徙知全州及起撫湖
南益事振植湖湘遐曠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
計坐理而已璘輅車省循徧歷州郡雖徧疆下鄙
莫不臨蒞跋涉險阻不少厭却故事巡歷所在必
以藩臬守臣自隨璘悉謝遣軒車簡易僂從欽約
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按堵不知爲勞所至勸農
振業平繇復稅而擿伏省微軌迹夷易民用安集
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而

藩府賦祿無隄後繼爲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
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更代勢不得周欲乞添差
御史分蒞湖南北以廣詢謀所言凡數十事皆當
時利病深切治理而論者矧其言云 顯陵之作
經費不貲璘既長杗料簡而程省費懈調發有制
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之璘爲文不事
險刻而鑄詞發藻必古人爲師詩矩矱唐人而劉
芟陳爛時出奇峭樂府歌詞不失漢魏風格云
景暘字伯時上元人年數歲隨其父官廣州劉大

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子方爲國器正德戊辰舉進
士第二人除翰林編修時逆瑾亂政挾勢陵轍朝
士見者重跡屏氣暘獨弗阿每當進講必越宿齋
沐覲有感悟在館職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晉
侍讀梁儲曰成均士子師範非君不可暘曰朝廷
官人敢自擇耶六館諸生人人以爲得師二年改
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南方士習就便利有
請囑者一切謝絕士習稍正辛巳以母憂去位甲
申起復方就道染疾旬餘而卒暘清介過甚居官

如布衣時坦夷溫直望之知其爲有養者性篤于義有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其子女使得所友人張貢見暘女欲與婚未聘也貢尋卒暘哭曰曩吾心已許之忍負亡友乎召其子妻之鄉人莫不多其事卒時方四十九識者共惋惜之

王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登正德辛未進士授江西上高知縣時華林賊方熾數剽掠縣境而流賊復往來江上上高爲賊衝以旂乃團結鄉兵諸要害處遍置鐵蒺藜又聲言欲搗巢穴賊偵知不敢犯入爲監察御史巡按河南會宸濠叛鎮守關人劉璟者與通謀云

毅皇帝親征道出汴取藏銀四萬兩備供應諸司莫可誰何以旂徐譬曉之曰大駕所經供應誠不可緩俟

敕至圖之未晚萬一從他道銀散其責安在璟不敢言後逮捕璟籍其家僉服其見

肅皇帝時巡按福建賊劫安溪永春延及尤溪以旂度且犯福寧檄兵備禦賊謀大沮以親老乞養家

廣文府志卷之六
君且十餘年父卒服闋起提督北畿學校歷官光祿卿陞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晉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渴漕舟滯不行遣以旂督治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脉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置閘又相地形引水壑築土壩河流時滙漕舸皆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之間有水櫃四勢豪浸沒獻德邸籍灌溉爲私利以旂上言水櫃以備畜洩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澁則懸湖以入河遂任怨力復水櫃至今賴焉事竣加俸一級擢右都御

史掌南臺自以風憲重臣居梓里兢兢奉法不敢縱舊宅在聚寶門外聚寶市人填溢每歲時歸祀必由他道謂諸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此可取爲法也秩滿召入爲工部尚書尋轉兵部先是陝西總督侍郎曾銑議復河套奉

命集議以旂謂套誠當復第區處當預定乃條十餘事以上會嚴嵩惡銑有

旨逮獄卽命以旂代之以旂聞

命倉卒卽就道軍中務爲鎮靜明部伍遠斥堠日休

沐士卒而撫循之軍中皆願一戰不許甘肅關廂
有哈密熟蕃留住種類日繁以旂恐爲中國患謀
徙之關外乃繕室廬計口授田俾爲生計諸蕃聽
命戊申虜犯山丹巳酉犯波羅堡及莊浪巳又犯
嵩家堡及鎮羌皆督師逐敗在鎮六年開誠布信
虜無深入癸丑春疾作

許致仕卒于固原鎮邊民號泣罷市

賜葬祭 謚襄敏

顧璘字英玉璘從弟也警悟好學弱冠聲名翕然

舉正德甲戌進士累官南京兵部武選郎中故舊
一切謝絕會有

旨查冗員請囑不行明年謫知許州許冠帶邑多豪
僧璘治頗尚惠文而時時有所縱舍察廢陞温州
府同知再陞山東按察僉事轉河南副使風裁益
峻與部使者論事有不可輒封還移文同官駭愕

璘曰

朝廷置外臺爲耳目枉法媚人吾不爲竟以是罷歸
璘高自負許耻諧于俗居官常俸外秋毫無取比

歸家益窘旰夕不繼處之晏如也嘗曰貪賄請囑
與武斷鄉曲雖略有差等皆非知耻畏義者所忍
爲